

绝剑古无双

上官雲飞 著

下册



十七

清晨。

不归谷中挹翠楼——段明珠所住的小楼。

小楼虽然只有二层，但由于地势高，位于不归谷的斜坡上，居高临下，可以俯瞰不归谷中的全景。

李傲已经在挹翠楼中做了三天“见不得光的贵客”。

偏巧这三天，不归谷烟雨蒙蒙，想要凭窗瞧瞧周围的景致，了解一下环境也不可能。

尽管有着比花解语、比玉生香的段明珠可以陪着他谈谈笑笑解解闷，但这三天的“贵宾”生活，还是李傲有生以来最难捱的日子。

今天，是难得一见的好天气。

没有晨雾，也没有烟雨，金色朝阳下，雨后的不归谷更显得特别的清新可爱。

李傲站在窗口，伸了一个懒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低声自语道：“我总算看到不归谷的庐山真面目了。”

他背后的房门口，却传出段明珠急促的语声：“李大哥，你不能站在窗口。”

李傲回身苦笑道：“没这么严重吧！”

段明珠缓步进入房中，悠悠地道：“我姑妈说：古姑娘和小慧姑娘日内就可以赶到，到时候，我们集中全力，一口作气，尽诛叛逆。在这之前，最好不要让他们察觉，以免节外生枝。”

李傲道：“可是，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至少你该让我了解一下这儿的环境。”

段明珠沉思着道：“我看……你委屈一点，站在我背后，让我跟你讲解一下，怎么样？”

站在段明珠的背后去了解环境，虽然美中不足，更有碍手碍脚之感，却总算是聊胜于无。

李傲无可奈何地一叹道：“好吧！”

现在，段明珠临窗俏立，李傲已站在她的背后。

不过，李傲虽然已站在段明珠背后，却还保持着少许的距离。

段明珠悠悠地道：“李大哥，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难闻的气味？”

李傲一怔之下，笑道：“是的，好像是比芝兰还要难闻。”

“不要油腔滑调，我再问你，你是不是怕我身上有毒？”

“就算你身上有毒，目前，你也没有毒我的理由。”

“那么，你为什么不靠紧一点，最好是贴着我的背部。”

“这个……”

“不要这个那个的，爽快一点，贴住我的背部，将脑袋伸到我的旁边来，这样才可以了解外面的环境，也可以享受那比芝兰还难闻的气味。”

“看来，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才乖……”

现在，李傲的胸部贴上了她的背部，脑袋也伸到她的左颊边。

段明珠只要微一侧脸，就变成了耳鬓厮磨。

胸背相贴，耳厮磨，这艳福够人消受，却也是对人的定力的一种考验。

好在这二位都不是不曾见过场面的人，而且，也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

所以，目前这种场面，虽然看起来都很香艳，很惹火，但两个当事人都能心无旁惊，而全心全意在了解外面的环境。

不归谷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天险。

四周围都是插天峭壁，出入口是一个天然石洞，石洞外并有一道终年不断的飞瀑。

所以，象这样的场所，不但易守难攻，甚至想要发现它也非常不容易。

经过段明珠的解释，李傲已大致了解，谷主住在什么地方，叛徒们住在什么地方。

但最令李傲感兴趣的，却是谷主的住处和一幢宾馆。

谷主的住处，位于最南边的峭壁下，房子并不大，是用青石砌成的一幢四合院。

段明珠说：“自从不归谷开创以来，历代谷主都住在这

四合院中，从来不曾换过房子，也从来不曾扩建和装修过。

“至于那幢宾馆，则是最近十多年来，谷主大权旁落之后，由叛逆们所增建的。

“最近这一段时间中，谷主也曾暗派心腹，探查宾馆的虚实。

“但很不幸，那些探查宾馆的高手，一个个有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李傲的目光仍然向外面扫视着，口中却徐徐地问道：

“那宾馆中住着一些什么人，谷主知不知道？”

段明珠叹了一口气，道：“不知道，也就是由于不知道，所以才派人去暗探。”

“我想，今天晚上，我该去摸摸他们的底子。”

“好，我陪你去。”

“你以为我是去做客？”

“不要怕我成为你的累赘，我还有些自卫的能力。”

李傲没有接腔。

段明珠道：“还是不同意？”

李傲道：“也不是不同意，是你的话，引起我突然兴起的灵感。”

段明珠转过身来，一双水波盈盈的眼睛深深地看着他，道：“是哪一句话？”

“就是你要陪我去的那句话。”

“那句话引起你什么样的灵感？”

“我想，与其让你陪我晚间去暗探，倒不如现在由你陪我堂而皇之地住到宾馆中去。”

“好主意，只是——”

段明珠黛目深锁，没有说下去。

李傲笑问道：“怎么样？”

段明珠道：“我有两项顾忌……”

“是哪两项顾忌？”

“第一，公然住进去，众寡悬殊，太危险了。”

“第二呢？”

“第二，他们不可能让你住进去，势必立即发生冲突。”

“其实，这两项不过是一个问题。”李傲沉思着道：

“而且，我有不同的想法。”

段明珠道：“你是怎样想法？”

李傲道：“我认为，公然住进去，不会比暗探更危险，因为你们双方，至少还没有到公然撕破脸的程度。”

“好象也有道理。”

“至于不让我住进去，更不可能，因为名义上，你姑妈毕竟还是不归谷的谷主。”

“唔……”

“而且，公然住进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看情势，随机应变。此外，当古无双和小慧到达时，也公然住进去，我们的实力就更加坚强了。”

段明珠点点头道：“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还是要向姑妈请示过才行。”

说完，嫣然一笑后，匆匆离去。

黄昏。

彩霞满天，倦鸟归林，将不归谷点缀得多彩多姿，也显

得一片安详。

但谁能想到，这安详的外衣内，正隐藏着无穷的杀机！

不归谷出入口右边里许处是一个鳄鱼潭。

鳄鱼潭中饲养着数十条大小不一的鳄鱼。

现在，鳄鱼潭边有一个青衫人在负手徘徊着。

这个青衫人就是不归谷的总管力天行，也是想将段灵芝的谷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野心分子的头头。

力天行大概四旬上下年纪，五官端正，中等身材，衬托着那垂胸长髯，和阴沉的目光，倒也显得有一股做为头头的气概。

现在，力天行停止徘徊，俯视着鳄鱼潭中互相拥挤，翻腾不止的鳄鱼，低声自语道：“好久没给你们吃人肉，我知道你们饿了。别急，就在最近几天内，我一定让你们好好打一下牙祭……”

头顶上“呱”的一声鸦啼，打断了他的自语。

人们都迷信听到乌鸦的叫声是不祥的预兆。

力天行虽然是一代枭雄，对于迷信方面，却也不能免俗。

只见他眉头一皱，扬手一线黑影直射天际——那只倒楣的乌鸦应手直坠鳄鱼潭中。

虽然不过是一只小小的乌鸦，却激起那已经饿得发慌的数十条鳄鱼的一阵大骚动。

嘴角掠过一丝残酷的笑意的力天行，忽然目光为之一

亮，同时扬手凌空向鳄鱼潭中一抓，以“大接引神功”抓上一件东西来。

那是一只残破得一塌糊涂的衣袖。

那只衣袖虽然残破得一塌糊涂，但袖口上所绣的三道金线，却还依稀可辨。

力天行的目光中掠过一抹杀机，冷笑着自语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任明山好象有什么紧张事故，边跑边急速地说道：“启禀总管，方才谷主派人传话，要两间‘天’字号的房间。”

不归谷中宾馆的房间是以天、地、玄、黄四字分等级，天字号的房间，也就是最高级的房间。

力天行好象并不觉得意外，很平静地问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任明山道：“就是方才，属下一接到传话，马上前来报告总管。”

“要住天字号的是什么人？”

“那传话的人说不知道。”

“那些贵宾什么时候住进来？”

“那传话的人说，今天晚上就会住进来。”

“很好，一切按规定办理。”

“是。”

任天行忽有所忆地道：“你说那些贵宾今天晚上就要住进来？”

任明山点点头道：“是的。”

力天行沉思着道：“这是说，谷主的贵宾已经进入谷

中？”

任明山没有接腔。

力天行道：“你去大门口查问一下，今天是谁轮值，为什么有外人入谷，也不向本座禀报！”

任明山道：“回总管，属下来此之前，已经在大门口查问过，今天没有任何外人入谷，而且……而且……”

“而且怎样？”

“属下还查阅过门房中的登记簿，最近10天之内，都没有外人入谷的记录。”

“很好，你很精明。”

“多谢总管嘉勉。”

力天行徐徐地道：“这么说来，谷主的贵宾还没有入谷？”

任明山道：“可是，听那传话之人的语气，好象有一位贵宾已经入谷。”

“你能肯定？”

“是的。”

“那么，谷主的贵宾由什么地方入的谷？难道是由峭壁上飞进来的？”

“即使是飞进来的，也应该有人看到。”

力天行沉思着道：“这事情大有蹊跷，对了……”

他抬手一指残破得一塌糊涂的衣袖道：“你仔细瞧瞧，这是谁的衣服？”

任明山很仔细地瞧了一会儿之后，道：“这应该是本谷金线武士的衣袖。”

力天行道：“不错，这是本谷金线武士的衣袖，方才，

本座于无意间在鳄鱼潭中发现的。”

任明山一怔道：“金线武士会掉入鳄鱼潭中？”

“如果这个金线武士，是被人暗杀之后，丢入鳄鱼潭中的呢？”

“总管，难道最近有金线武士神秘失踪？”

“是的，神秘失踪的金线武士是程准，而且已经失踪了10天。”

“啊……”

“你把这衣袖就地掩埋，这事情，不许宣扬。”

“是……”

“对于今晚接待谷主那位宾贵的事，你可以在谷规范圈内便宜处理。”

“属下懂得……”

“你先回去。”

“是……”

任明山向着力天行恭敬行礼之后，匆匆离去。

夜幕，已逐渐下垂。

苍茫暮色中，仍然屹立鳄鱼潭边的力天行，他那张脸好阴沉，好阴沉……

四周古柏参天，当中一片灯海，这就是不归谷中的宾馆。

宾馆中有天字房4间，地字房20间，玄字房40间，黄字房60间，一共是124间房间。

整个宾馆的建筑呈U形，U字形的中央有荷池、假山、

和花園，環境很優美。”

賓館中有多少貴賓，以及這些貴賓是怎樣的人物，身為谷主的段靈芝不知道，知道的只有力天行和賓館的管事任明山二人。

賓館中住了多少人，旁人雖然無法知道，但入夜之後，却是誰都可以看到，賓館中的每個房間，都有明亮的燈火。

而這也就是一到夜晚，賓館就形成一片燈海的原因。

每一個房間都有燈光，是不是每個房間都住得有人？

在段明珠的陪同下，李傲安祥地步入賓館中燈火輝煌的客廳中。

任明山匆匆趕了來，歉笑道：“小姐和貴賓聯袂光臨，有失遠迎，罪過，罪過！”

段明珠笑道：“任管事，谷主的令諭，你已經知道？”

任明山含笑點頭道：“已經知道，谷主令諭是要兩間天字號房間。”

“不錯。”

“可是，眼前卻只有一位貴賓。”

“另一位貴賓很快就要到。”

“噢……”

“房間是否已經准备好？”

“房間是現成的，現在四個天字號的房間都還空着。”

“那麼，現在就帶我們去吧。”

“不！小姐。”任明山淡淡地一笑道：“你對於賓館中的規定，可能還不太了解。”

段明珠冷冷地道：“我是不了解，现在，就请任管事解说一番吧！”

“是。”任明山正容说道：“按本馆规定，只有当今武林中各门派的掌门人，才能住天字号的房间。”

他边说边向李傲投过匆匆的一瞥。

其实，任明山已经向李傲投过很多个“匆匆的一瞥”。

不过，在很多个“匆匆的一瞥”中，以目前这个匆匆的一瞥中含义最多。

那是集轻视、傲慢、困惑……等于一身的一瞥。

这情形，自然都已落在李傲和段明珠二人的眼中。

但李傲一直视而不见，段明珠更是笑意盎然地问道：

“这是说，如果不是一派掌门人，就不能住天字号的房间？”

“是的。”任明山悠悠地道：“不过，也还有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通过三场考验。”

“请说下去。”

“第一场，由本谷的两位金线武士主持。”

“第二呢？”

“第二场由我主持。”

“第三场大概由总管主持？”

“是的，每一场都以十招为限，点到为止，不许伤人。”

“必须连胜三场，才可以住天字号房间？”

“是的，如果只通过第一场，可以住在玄字号房间，能通过一、二两场，可以住在地字房间，如果连一场都不能通过，那就只好住普通的黄字号房间。”

段明珠扭头向李傲笑问道：“李大哥，你认为怎样？”

李傲洒脱地一笑道：“我是客人，有道是客随主便，你

说，我能怎样？”

段明珠道：“那么，你是答应接受这三场考验？”

李傲点头道：“而且看起来，这办法还算公平呀！”

段明珠转向任明山道：“任管事，那么你马上安排吧！”

任明山含笑道：“好的，对了，我很抱歉，还没有请教这位贵客的尊姓大名。”

李傲抢先答道：“在下李傲，木子李，傲慢的傲。”

任明山眼光为之一亮，道：“是‘神刀独臂，无双无对’的李傲？”

李傲含笑反问道：“你看像不像？”

“我没有见过李傲，无法说你像不像，不过我会看。”

任明山很仔细地向李傲打量一番之后，道：“瞧你的仪表、气质，我相信假不了。”

李傲挥挥手道：“那么赶快去安排吧！”

任明山道：“不忙，我知道你的身分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变。”

“如何改变法？”

“凭你的名气，不下于一派掌门的身分，应该是可以径行住进天字号房间的，不过……”

段明珠有点迫不及待地截断他的话，道：“不过怎样？”

任明山苦笑了一下，道：“这是大事，我这个管事还不能做主。”

“还要请示力总管才行？”

“是的。”

“那你就赶快去请示吧！”

“是……”

“不必，我已经答应。”

话到人到，力天行已缓步而入，并含笑说道：“嘉宾莅止，不归谷蓬荜增辉，幸何如之，快何如之！”

段明珠连忙含笑向双方介绍，李傲也连声道：“幸会，幸会。”

紧接着，又向李傲笑道：“李大侠，现在我带你去天字第一号房间，你是本谷宾馆创建以来，第一位住进天字号宾馆的特别贵宾。明天，还有两位特别贵宾要来，加上谷主的另一位特别贵宾，四间天字号房间都会客满了，真是群贤毕至，猗欤盛哉！哈哈……”

谷主的特别贵宾才到了一位，力天行的两位特别贵宾也会于明天赶到，是巧合？还是有意地安排？

十八

当力天行正待步出客厅时，却有人当门而立，沉声说道：“力总管，你处事不公，我抗议！”

力天行一怔道：“这位是……？”

当门阻道的是一高一矮，两个年约六旬的黄衫老头，向力天行抗议的是较矮的一位。

那较高的一个冷冷地一笑道：“力总管真是贵人多忘事，在下兄弟东海双蛟……”

力天行截口“哦”一声，道：“原来是两位独孤兄。”

那较矮的一个道：“力总管终于记起咱们兄弟的来历，很难得啊！”

力天行歉笑道：“非常抱歉，这几天前来本谷的贵宾实在太多……”

那较矮的一个截断他的话道：“现在，毋许说这些，我只希望力总管能给我们公平的待遇。”

“独孤兄认为哪一点不公平？”

“是房间分配不公平。”

“噢……”

“力总管认为我们东海双蛟的名气，不如神刀独臂李傲？”

“我没有这样想过，也没这样说过……”

“但你却以行动表示出来了！”

“此话怎讲？”

“因为，李傲可以住进天字号房间，而我们兄弟只住在
地字号房间……”

“这个……”

“而且，当我们住进宾馆时，任管事只说明天字号房间
必须有掌门人的身份才可以住，却并没有说明较量三场的变
通办法。而现在，李傲却连较量三场都可以免除，比较起
来，是不是厚此薄彼，太不公平？”

“这……的确是我的疏忽。”力天行苦笑了一下，道：

“那么，二位独孤兄之意是……？”

那较高的一个道：“我们的意思是，双方放手一战，谁
胜谁就住天字号房间。”

力天行道：“这办法当然是比较公平，不过，我还得征
求李大侠的同意才行。”

接着，向李傲笑问道：“李大侠的意思呢？”

李傲悠悠地道：“我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

“这就行了。”力天行接着问道：“李大侠对于‘东海
双蛟’应该已有过耳闻。”

李傲笑意盎然地道：“很遗憾，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说
过。”

这两句话，足够教东海双蛟气炸肚皮。

但东海双蛟只是冷笑一声，居然没有发作。

力天行苦笑道：“那我只好先替李大侠介绍一番……”

原来“东海双蛟”独孤行仁（矮个子）、独孤行义（高个子）兄弟，出身东海长春岛，论辈分，还是现任岛主独孤无忌的师叔。

东海长春岛武功独树一帜，平常也不跟中原同道来往，但门风一向很正派。

独孤兄弟除了资质、秉赋都得天独厚外，同时也具有邪恶的本性。

像这样的人，当然不甘心终生居处长春岛，于是艺成之后，双双偷跑，溜进中原。

溜进中原之后的独孤兄弟，由于武功高，又没有管头，自然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起初，还只是偷偷摸摸地做坏事。

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大，坏事也越做越多，而成为黑道上的两个恶魔。

这时候，他们的师父不得不进入中原，清理门户。

但是，独孤兄弟羽毛已丰，他们的师父对他们也莫可奈何，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已经封刀归隐，有天下武林第一高手之称的苦大师再度出山。

苦大师再度出山后，结果如何，没有人知道。那是15年前的事，但从那时起，江湖上没人再听说到独孤兄弟的消息。

力天行的介绍，当然是粗枝大叶，同时又隐恶扬善，将独孤兄弟的劣迹都省略了。